

◆金国泉专栏·雷池著录

◆信笔扬尘

◆灯月闲话

内外兼修的望江挑花

几乎没有人对挑花这个技艺是完全陌生的,不仅本民族有,很多少数民族也有,不仅我国有,外国也有,包括从技术到产品到商品的整个流程。望江挑花之所以传承千年而没有被众多挑花工艺同流化同质化,始终“独立”是因为它始终眉清目秀,说它“寒秋”是因为它一直养在深宫,始终未能大摇大摆锣鼓喧天地走出望江这个由黄土集合的丘冈之地,尽管它辉煌时曾三次进驻人民大会堂,并成为国家非遗,始终“独立”是因为它始终眉清目秀,别枝别才,不因孤独深山而放弃自己有着碧玉之美的身段,活脱脱一个浪费主义加现实主义的化身。

望江河网布,不仅是鱼米之乡,也是白云之乡,白云当然指的是棉花。棉花一生开两次花,从少女到少妇始终处在花枝招展的花季,始终盛开而旖旎,因此望江人对棉花一直情有独钟、情有独钟。在其广大农村地区,特别后山丘冈一带,浆纱织布、纺线挑花几乎是望江妇女的终生职业。有农谚为证:“棠梨树,开白花,养女莫把河沿下(读ha),日里撑船打大网,夜里点火(灯)织麻纱,麻纱织到五更头,推倒灯盏波脱油,波温哥的鞋和袜,波温妹的挑花头……”挑花头当然指的是被挑了花的头巾。这农谚讲的是底层望江人的艰辛,透露出来的却是望江挑花产品的普遍与多样。

望江挑花早在唐代就有了雏形,盛行于明清,为望江民间百姓渔耕时代祭祀活动的祭品,凝聚着望江人的汗水、心血与智慧,代表着望江人祈求上苍庇护他们风调雨顺的一颗虔诚之心。人们从少男少女的头上剪下一缕长发,拧成发线,然后,挑织出日、月、星、辰、神、佛等图形,进行祭祀,并称其为“敬搭”。据传望江挑花从祭坛走下来转为民间得益于唐代文学家罗隐,他曾隐居于望江香茗山莲花书院,是他对这个“敬搭”进行了精心设计与改造,教授妇孺用棉纱代替毛发,用棉布代替麻布,并由此将挑织出的图案饰于衣、巾之上。挑花工艺逐渐脱离祭祀活动,演变为头饰衣饰及其他装饰品,美轮美奂地装点望江人的生产生活。

望江挑花为世人钟情,并不是因它的品类繁多,鸟兽虫鱼、山石土木、名人字画、民间民俗无不涉猎,也不在它产品所包含的产品文化的深浅,几乎每一件产品都有它的符号意义,如把红枣、花生、桂圆、莲子四种果实绣在一起,寓意“早生贵子”,把莲花与鲤鱼绣在一起,象征“连年有余”,而在于它世间几乎无双的内外兼修、正反一致,镶嵌上了望江人内外一致的雅致品行。朴素自用的挑花作品在亲朋好友间相互传送、馈赠,体现出望江人代代相传的文化认同,精神认证,望江挑花也因此珍珠一样孕育,在历史长河中闪着晶莹而无瑕的泪光。

望江挑花不同于苏绣、蜀绣和湘绣,也有别于云贵挑花只注重单面效果的平挑和“十字针”法,冠绝于其他华服与织绣。望江挑花虽来自草根,要求却高于庙堂的严谨、精细,它正反成形、内外兼修,青白如初。一针一线,尽显吴楚风韵,写实与抒情结合,写意与浪漫一体。

据《望江县志》载:“挑花工艺多见于民间妇女的衣物装饰。农家用自纺、自织、自染的青(或黑)、白老布与棉线制作。有白底青花、青底白花两种颜色。制品有大头巾、围裙、小孩围兜、绑腿、敬搭、披肩、袖口、荷包、搭鞋、腰带、帽带、裙带等。”

我在想,这几乎就是我们望江妇女们,甚至就是整个望江人的人生写照。望江虽为鱼米之乡,但仍属穷乡僻壤,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几乎是他们的全部人生。即便如此,他们坚守的仍然是青青白白的信念,在粗茶淡饭中坚守,在一经一纬间坚守,每一针下去都涉及他们表里如一,见出他们内外和合。

“家住望江县,头上搭块片。”生活里没有花,但望江人偏要在这块带上头上遮风避雨的片上挑出一朵花来。头巾上的这朵花,香得醉人,美得称绝。它几乎成了望江人特有的标识和文化语言。

我曾写过一着关于望江挑花的诗作,且将它作为此文的结尾:什么东西挑了出来/是一朵朵洁净的世界/还是挑出这个世界的/身边只剩下根针一条线的/乡下女子的人生?//……那么净又那么静/静静地绽放/让虚似成为现实/成为摸得着的真实存在/有花香/有鸟语/存在其实仍是一种寻找/执着而坚定/你知道一定有什么真像隐藏起来了/一针下去/即便戳出血/也仍低头不语/仍让那根线穿过去/穿向那个缺少的部分/让它完美//世界永远不会完美/洁净的花上/我总是能一眼看出/丝丝汗渍/它那么耀眼/将这个世界刺痛。



金国泉,男,安徽望江县人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诗歌、散文、文艺理论散见于《诗刊》《星星》《文艺报》《散文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山东文学》《散文百家》《扬子江诗刊》等。著有诗集《记忆:撒落的麦粒》《我的耳朵是我的一个漏洞》《金国泉诗选》及散文集《大地苍茫》等。

初夏青梅熟

虞燕

初夏的风物里怎少得了青梅?作为一种古老的果品,很多诗词中可寻到其踪迹,“郎骑竹马来,绕树弄青梅。”“和羞走,倚门回首,却把青梅嗅。”……而今朝,青梅果子正碧莹莹地挂满枝头,颗颗圆润饱满,其上覆有柔软的细绒毛,憨态可掬。温热的风散漫地掠过枝丫,果子轻轻颤动,清香甚为温柔,拂过鼻尖,翩然而去。

这么受人追捧的果子,它的青涩酸脆却常常让人们的脸皱成小笼包,谁要是困了,嚼颗酸梅,直酸得汗毛竖起,心头一抖,立马清醒了。少时,嘴馋却又嫌青梅酸涩,只好让母亲拍碎了拌糖吃,酸味强势,生生盖过了甜,究其原因,大概是甜只留于表面,未渗透,未与酸融入,故两味生分,还暗暗较劲,最后,酸占了上风。

而把青梅腌一下就不一样了。采硬实碧绿的青梅,去蒂,洗净,控干水,“啪、啪、啪”,用刀面拍

裂,倒盐揉搓,放置数小时洗掉盐,用清水去酸去苦涩,再次控水后,装入玻璃器皿,撒白糖腌制。糖慢慢化成水,每一颗青梅都被糖水拥围,而后,褪去青色,表皮皱起。时间是魔法师,它让青梅终成黄褐色,果肉皱缩塌塌,变化大到轻易不敢认。腌青梅甜、酸、咸三味皆备,且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味道醇厚丰富,可当零食,做酸梅汁,捣成泥后,还能化身调味料,去腥解腻。《尚书·说命下》记载:“若作和羹,尔惟盐梅。”意思为,这个人的作用不可或缺,就像做菜时必须用到的盐和梅一样重要,可见,梅子做调味料,古人早就运用自如了。

古人喝酒时,总会备上一盘青梅,这一点,很多诗词典故均可作证,比如著名的“煮酒论英雄”,“盘置青梅,一樽煮酒。二人对坐,开怀畅饮。”再如,南朝鲍照的“忆昔好饮酒,素盘进青梅”,陆游的“煮酒青梅次第尝,啼莺乳燕占春光”。古人真是兼顾了风雅与养生,开怀畅饮时



巧匠 程晓斌

◆人间小景

梅雨

杨勤华

连续下了十多天的雨,几乎每天早晚,雨都会准时到来,有时会断断续续一整天,梅雨天气的雨就是这么特别,缠缠绵绵,无休无止,弄得人很是憋闷,只好叹息。

早晨起来,想弄点吃的,却发现平时不常用的竹菜板上长了一层淡蓝色的薄薄霉菌,像棉絮贴在菜板上,令人作呕,于是赶紧清洗,又发现凳子上的几根黄瓜和胡萝卜也软塌塌地生了生机,抓到手里一看,两端都生出了绿色霉斑,只能放进垃圾袋中。再看凳子上,也有星星点点的霉块,只好又忙着擦洗。

忙完了,索性泡上一杯茶,打算去书房看看书,忽然想起,墙壁处的那几摞书可不要也长了霉,心里不由一紧,便没了读书的兴致,赶紧去检查,还好几无大碍,除了放在最高处直接与空气接触的那几本书的封面有点疲软,其他书都是好好的,一颗心总算放下来了。

◆山河故人

金蝉

黄伟

又到了金蝉钻出地面的时节,可是我的母亲不在了,再也没有人给我起个大早去路边蹲守收金蝉了。

记得一天午后,母亲的电话打过来。“小伟,今年的蝉,恐怕……我的腿不好了,走不远了。”

母亲絮絮叨叨说了好多。她敏感、多疑、试探性的话语传入我耳中。可是,妈妈,我怎么会怪你?好多年了,每到七月份,母亲都会起个大早,拿上篮子,走上数里路,到路口一个收金蝉的摊子,一家一家,几十只、数百只,把几家的蝉都买来。

她是那么憔悴,头发斑白,步履也逐渐蹒跚。金蝉在不断爬动,母亲即将收入囊中的惊喜,伴随着金蝉的不安,在一声声讨价还价中愈加明显。而这一切,皆缘于子女的饮食爱好。

连续一个礼拜,直到冰箱里再也塞不下了,母亲数了数,逐个把2000块钱的金蝉清洗、打

包,逐个子女分好。九岁那年,举家迁到县城,家里不再有田地和庄稼,也没有逮过金蝉。日子逐渐好转后,母亲才会大批买回,分给爱吃的我们。

可我却忘不了母亲带我们逮蝉的金色岁月。农村,一场大雨即将来临。母亲和她的朋友约好,几个大人几个小孩在焦躁的夏日,在我们的欢声笑语中,闻着泥土的芳香,踏着落日余晖的斑驳树影,开始去村郊公路旁边、杨树树下捉蝉。

母亲眼睛瞅着地面,在靠近树木的松软泥土上捕获一个个小洞,洞口金蝉露出了头。母亲伸出食指,慢慢地探向金蝉,揪住蝉的爪子,一提溜,金蝉就被母亲拉出地面,进入了我的塑料瓶。当黑夜笼罩了视线,金蝉们似乎窥探到了逃跑的最好时机,它们倾巢出动,在漆黑的地面上,悄无声息地,一步一步,以为爬到树上,就可以安心了。

仍不忘用青梅解酒。

浙江一带有个传统,初夏时节,好些家庭会用青梅泡酒,贮藏起来,慢慢喝。青梅酒做法简单,青梅清洗沥干水,往广口大玻璃瓶里一扔,倒入冰糖和白酒,泡着即可。三种原料的比例按自己的口味调配,最后,盖紧盖子,放置于阴凉避光的地方。瓶中的酒渐成琥珀色,通透清澈,若出现浑浊,则意味着酿造失败,不可饮用。

一般三个月后,青梅酒便可“出关”了,此酒能保存数年,时间愈久愈醇香。尝一口青梅酒,果子的酸甜与酒的清冽碰撞,待它们在舌齿间纠缠得差不多,缓缓咽下,顿觉一股清静之气向四肢百骸漫延,精神为之一振,而舌尖,香气犹在。据说青梅酒能提神消疲,我对此深信不疑。

小时候,吃得最多的却是青梅酒里的酒梅子。恶心、呕吐、吃不下饭,母亲就用筷子夹出两颗酒梅子,让我嚼一嚼咽下,之后,口舌生津,胃里热热的,整个人会舒服些;喉咙痒、咳嗽,照样是两颗酒梅子,此乃家乡人公认的止咳土方子。

《初夏野兴》里云:“烽火就林堪苦笋,蜜窠况井渍青梅。”青梅放篮中,吊了绳浸到井水里,待清甜的井水将青梅浸凉了再食用,既素朴乡野又浪漫温情。正值青梅成熟时,如此清雅的充满诗意的时令风味,每年不领略一番未免可惜。

倒扒狮街足记

马氏新

从龙山路往北走,过滨江桥、墨子巷,一座牌坊高高地立在黄甲山坡上,这就是安庆倒扒狮步行街。一抬脚就走进了活色生香的人间烟火。

麻石条铺满街坊之间,凹凸不一,渗透着岁月包浆,晶莹发亮,这是一条自西向东笔直起伏的小街。大风汇馆、电影院、庆春堂、老宝成文具店、邮政文史馆等分布在街巷里。

在一处铺子旁有倒扒狮牌坊遗迹,系明隆庆五年(1571)进士刘尚志所建。现仅存南侧门两根石柱和横坊,坊上镂雕的窗棂纹和云龙纹饰可见明代石坊建筑雕刻风貌。据说,老牌坊当街而立,面向东西,四柱三门,坊额两面题刻,一为“黄门司隶”,一为“青琐纳言”。两侧柱上各雕两只圆头长尾、卷发巨眼、张口施爪的倒扒狮子。

一个残存的老牌坊,就在这纷杂的尘世站立。不言不语孤独地等待,经过时光的洗礼,迎来文旅热潮。

漫步在街巷,每一步都与青石板窃窃私语。鸳鸯栅,栅即栅栏,用竹、木、铁条等做成的阻拦物。是直插倒扒狮的路口,上面是楼阁。向北是繁盛闹市,向南是寻常人家的避风港湾和油盐柴米酱醋茶。鸳鸯栅在这里,应该就是一个关口,它一边是通往江边的小路,一边是通往倒扒狮要道之一。它迂回的走向,让我们想到了它是一个重要关口,不仅仅是地理,还是人生路上遇到挫折困难的方向标。生活中,只有坚守执着,美好事物才会与你如期相遇。

红彤彤的金银花、花木蕨蕨,苗圃植物错落有致,民国风情随处可见,与现代科技元素相碰撞。大风车、小剪纸,棉花糖、游戏机、小糖人,唤起儿时无忧无虑的记忆。旗袍秀、汉服女撑着竹篮,步履轻盈,脸庞扬起娇媚的笑容,如竹篮里莲花清纯动人。

我愿做倒扒狮街一朵花或一株小树,看熙熙攘攘纷扰,看人间烟火。黄梅戏古戏台,人们在这里观赏精彩节目,人头攒动,喝彩声、掌声经久不息。

走在古城,每个店坊、每个巷弄都有一个故事。郁达夫曾走过,张恨水曾走过,严凤英在这里居住过……还有许许多多名家曾经行走漫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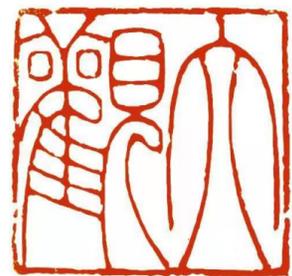
小时候,我家的亲戚吉祥哥在老宝成上班,有时我星期六到他店里玩。店员在柜台里互相聊天,生意一般,没有几个买家,他是卖文具的。街上寥寥无人,如今古城复活起来,这条街活力爆棚。

古城文脉千年流淌,美食小吃是清欢。绿豆糕、虾子酱、江毛水饺、大南门牛肉包子、烧饼油条,美食特色小吃滋养着体魄,也是乡愁,是情感链接。鸡汤泡炒米,特别是新姑爷正月上门,鸡汤泡炒米,鸡腿加持。适宜时节,不来安庆漫步,也是一种遗憾,何况还有美食抚慰。

当华灯初上,美丽了古城的风韵。如鸟、如鱼在悠长街巷自由飞舞,用光韵、用色彩的语言向人们诉说着这个古城的繁华。

街灯璀璨,它如手语,虔诚地接待着每一个走过这条街的人。枕在十八号窗栏之上,一茬又一茬人流在400余米青石板上涌过。上江人文在千年古城一直延续,三牌楼、四牌楼、钱牌楼在不远处翘望,岁月沙盘勾勒出盛唐宣城烟火。

倒扒狮街这条悠长的街巷,它是一本人文历史书,它很厚重,有生命力,它见证着历史,守望幸福,也面向未来。



多日来,我总是对汹涌的流水声感到好奇,小区周边肯定是没有水沟的,楼下有一个水景池,早已被雨水灌满了,根本发不出汩汩的流水声音,那这流水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呢?那天闲来无事,我撑着伞冒雨在楼下寻找水声的来源,找来找去也没找出头绪,却意外发现水景池里的雨水灌满后就会流到水涵里,发出低沉的“轰轰”声,附近还有一片竹林,雨打在竹叶上的声音有些特别,倒是有点流水声音的况味,这两种声音合在一起,想来住在高层的人家就会听出流水的汩汩声吧。

好在流水声挺好听,容易让人读书入境,纵然书看疲了,闭上眼睛,用心听一听流水声,也是一份轻松。有一首古琴名曲叫《高山流水》就很好听,此刻不用听曲亦能听出那种感觉。在听流水声时,脑子里不由自主地会涌出古人有关描写梅雨的诗句,如刘禹锡的“今日看君最惆怅,为闻梅雨损朝衣”,范成大的“梅雨暂收斜照明,去年无此一日晴”等等,看来古人在面对梅雨时,心境也同今人没什么区别,既有顺其自然的心态,也有无可奈何的叹息。

我最喜欢的还是白居易《浪淘沙·青草湖中万里程》里的诗句:“青草湖中万里程,黄梅雨里一日行。”是啊,我们纵然要面对凄风苦雨,仍会行程万里。

那小小的逃跑的士兵,有的伏在树干上,有的紧贴在树枝上,有的在和树叶亲吻,母亲用竹竿,或戳、或打、或扫,地上噗噗嗒嗒的声音传来,我只管捡起来塞进瓶子。

夏季的夜晚,充满惊险。同去的伙伴,不顾大人的提醒,胆大的拿手去摸树干,摸到蛇的,摸到蝎子的,摸到老鼠的,摸到虫子的,一声声惊叫传来。好在有惊无险。

塑料瓶渐渐满,我们也该回家了。我们逮的蝉,倒入水缸里,第二天一早,就进入嘴里。美味的金蝉,或煮,或油炸,幸福的味道传入心底。

母亲对着我说了很多趣事,偷偷溜入瓜地,摘了别人家西瓜,侥幸者,窃喜,不幸者,被逮住后,一顿臭骂。骂后,趁夜色跑得飞快,第二天,谁也不知道是谁偷瓜,并不再被提起。

岁月流逝,我们已长大,母亲为了挽留我们的爱好,每年七月的凌晨四点左右就去那个路口蹲守,那里是农村人逮蝉去城里销售的必经之路。

随着母亲日益老去,我心疼母亲起早太辛苦,不再贪恋金蝉的美味。

如今,母亲离开这个世界已近三年,美食早成了一段一段的回忆,但我对母亲的思念与爱,却在心底泛滥开来。